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山東通志卷三十五之十三至十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湄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助教臣卜維吉

謄録監生臣茅琳

山東通志卷三十五之十三

藝文志十三說

顔真卿守平原說

宋　蘇　軾

古之任人無内外輕重之異故雖漢宣之急賢蕭望之之得君猶更出治民然後大用非獨歷試人材亦以維持四方均内外勢也唐至中世重内輕外大臣非以罪不出守郡雖藩鎮帥守亦以不如寺監僚佐

故郡縣多不得人祿山之亂河北二十四郡一朝降賊獨有一顔真卿而明皇初不識也此重内輕外之弊不可不為鑒戒

周禮三德説

宋　朱熹

或問師氏之官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何也曰至德云者誠意正心端本清源之事道則天人性命之理事物當然之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術也敏

德云者彊志力行畜德廣業之事行則理之所當為日可見之跡也孝德云者尊祖愛親不忘其所由生之事知逆惡則以得於已者篤實深固有以真知彼之逆惡而自不忍為者也凡此三者雖曰各以其材品之高下資質之所宜而教之然亦未有專務其一而可以為成人者也是以列而言之以見其相須為用而不可偏廢之意蓋不知至德則敏德者散漫無統固不免乎篤學力行而不知道之譏然不務敏德

而一於至則又無以廣業而有空虚之弊不知敏德則孝德者僅為匹夫之行而不足以通於神明然不務孝德而一於敏則又無以立本而有悖德之累是以兼陳備舉而無所遺此先王之教所以本末相資精粗兩盡而不倚於一偏也其又曰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何也曰德也者得於心而無所勉者也行則其所行之法而已蓋不本之以其德則無所自得而行不

能以自修不實之以其行則無所持循而德不能以自進是以既教之以三德而必以三行繼之則雖其至末至粗亦無不進而德之修也不自覺矣然是三者似皆孝德之行而已至於至德敏德則無與焉蓋二者之行本無常師必協於一然後有以獨見而自得之固非教者所得而預言也唯孝德則其事為可指故又推其類而兼為友順之目以詳教之以為學者雖或未得於心而事亦可得而勉使其行之不已

而得於心焉則進乎德而無待於勉矣況其又能即是而充之以周於事而泝其原則孰謂至德敏德之不可至哉或曰三德之教大學之學也三行之教小學之學也鄉三物之為教也亦然而已矣

樂記動靜說

宋 朱熹

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何也曰此言性情之妙人之所生而有者也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未感也純粹至善萬理具焉所謂

性也然人有是性則即有是形有是形則即有是心而不能無感於物感於物而動則性之欲者出焉而善惡於是乎分矣性之欲即所謂情也又曰物至而知知而後好惡形焉何也曰上言性情之别此指性之動處爲言而情在其中也物至而知知之者心之感也好之惡之者情也形焉者其動也所以好惡而有自然之節者性也好惡無節於内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何也曰此言情之所以流而性之所

以失也情之好惡本有自然之節惟其不自覺知無所涵養而大本不立是以天則不明於内外物又從而誘之此所以流濫放逸而不自知也茍能於此覺其所以然者而反躬以求之則其流也庶乎其可制矣不能如是而惟情是徇則人欲熾盛而天理滅息尚何難之有哉此一節正天理人欲之機間不容息處惟其反躬自省念念不忘則天理益明存養自固而外誘不能奪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

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何也曰上言情之所以流此以其流之甚而不反者言之也好惡之節天之所以與我也而至於無節宰制萬物人之所以為貴也而反化於物焉天理惟恐其存之不至也而反滅之人欲惟恐其制之不力也而反窮之則人之所以為人者至是盡矣然天理秉彞終非可殄滅者雖化物窮欲至於此極苟能反躬以求天理之本然者則初未嘗滅也但染習之

深難覺而易昧難反而易流非厲知恥之勇而致百倍之功則不足以復其初爾

舜典象刑說　　　　宋　朱熹

聖人之心未感於物其體廣大而虛明絕無毫髮偏倚所謂天下之大本者也及其感於物也則喜怒哀樂之用各隨所感而應之無一不中節者所謂天下之達道也蓋自本體而言如鏡之未有所照則虛而已矣如衡之未有所加則平而已矣至語其用則以

其至虛而好醜無所遁其形以其至平而輕重不能
違其則此所以致其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雖以天
下之大而舉不出乎吾心造化之中也以此而論則
知聖人之於天下其所以為慶賞威刑之具者莫不
各有所由而舜典所論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
庸與夫制刑明辟之意皆可得而言矣雖然喜而賞
者陽也聖人之所欲也怒而刑者隂也聖人之所惡
也是以聖人之心雖曰至虛至平無所偏倚而於此

二者之間其所以處之者亦不能無小不同者故其言又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此則聖人之微意也然其行之也雖曰好賞而不能賞無功之士雖曰惡刑而不敢縱有罪之人而功罪之實已曉然而無疑則雖欲輕之重之而不可得是又未嘗不虛不平而大本之立達道之行固自若也故其賞也必察其言而審其功而後加以車服之賜其刑也必曰象以典刑者畫象而示民以墨劓剕宫大辟五等肉刑之常法

也其曰流宥五刑者放之於遠所以寛夫犯此肉刑而情輕之人也其曰鞭作官刑扑作教刑者官府學校之刑所以馭夫罪之小而未麗於五刑者也其曰金作贖刑使之入金而免其罪所以贖夫犯此鞭扑之刑而情之又輕者也此五者刑之法也其曰眚災肆赦者言不幸而觸罪者則肆而赦之其曰怙終賊刑者言有恃而不改者則賊而刑之此二者法外之意猶今律令之名例也其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者此則聖人畏刑之心閔夫死者之不可復生刑者之不可復續惟恐察之有不審施之有不當又雖已得其情而猶必矜其不教無知而抵冒至此也嗚呼詳此數言則聖人制刑之意可見而其於輕重淺深出入取舍之際亦已審矣雖其重者或至於誅斬斷割而不少貸然本其所以至此則其所以施於人者亦必當有如是之酷矣是以聖人不忍其被酷者之銜寃負痛而為是以報之雖若甚慘而語其實則為

適得其宜雖以不忍之心畏刑之甚而不得赦也惟
其情之輕者聖人於此乃得以施其不忍畏刑之意
而有以宥之然亦必投之遠方以禦魑魅葢以此等
所犯非殺傷人則亦或淫或盜其情雖輕而罪實重
若使既免於刑而又得便還鄉里復為平民則彼之
被其害者寡妻孤子將何面目以見之而此幸免之
人髮膚支體了無所傷又將得以遂其前日之惡而
不知悔此所以必曰流以宥之而又有五流有宅五

宅三居之文也若夫鞭扑之刑則雖刑之至小而其情之輕者亦必許其入金以贖而不忍輒以真刑加之是亦仁矣然而流專以宥肉刑而不下及於鞭扑贖專以待鞭扑而不上及於肉刑則其輕重之間又未嘗不致詳也至於過誤必赦故犯必誅之法則又權衡乎五者之內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旨則常通貫乎七者之中此聖人制刑明辟之意所以雖或至於殺人而其反復表裏至精至密之妙一一皆從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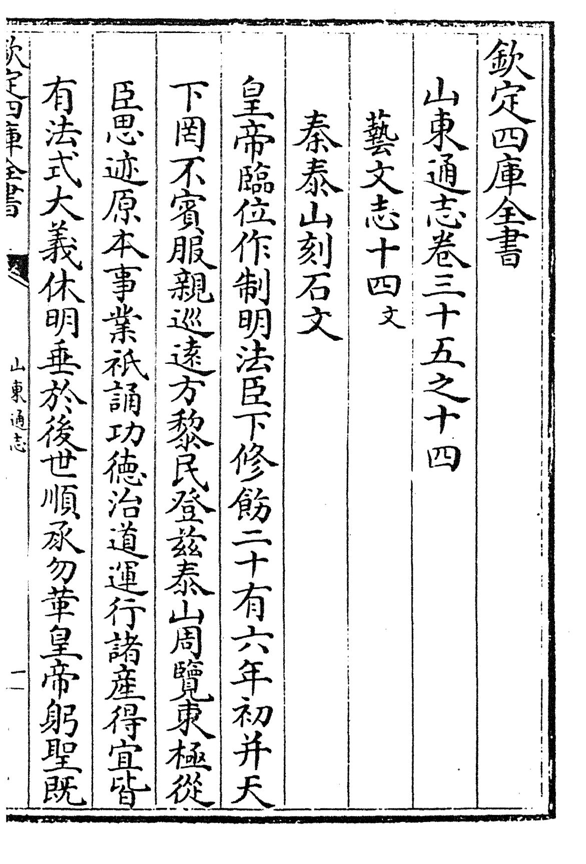
大虛明心中流出而非私智之所為也而或者之論乃謂上古惟有肉刑舜之為流為贖為鞭為扑乃不忍民之斬戮而始為輕刑者則是自堯以上雖犯鞭扑之刑者亦必使從墨劓之坐而舜之心乃獨不忍於殺傷淫盜之凶賊而反忍於見殺見傷為所侵犯之良民也聖人之心其不如是之殘賊偏倚而失其正亦已明矣又謂周之穆王五刑皆贖為能復舜之舊者則固不察乎舜之贖初不上及於五刑又不察

乎穆王之法亦必疑而後贖也且以漢宣之世張敞以討羌之役兵食不繼建為入穀贖罪之法初亦未嘗及夫殺人及盜之品也而蕭望之等猶以為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恐開利路以傷治化曾謂三代之隆而以是為得哉嗚呼世衰學絶士不聞道是以雖有粹美之資而不免一偏之弊其於聖人公平正大之心有所不識而徒知切切焉飾其偏見之私以為美談若此多矣可勝辨哉若夫穆王之事以予

料之殆必由其巡遊無度財匱民勞至其末年無以為計乃特為此一切權宜之術以自豐而又託於輕刑之説以遠道而干譽耳夫子存之蓋以示戒而程子策試嘗發問焉其意亦可見矣或者又謂四凶之罪不輕於少正夘舜乃不誅而流之以為輕刑之驗殊不知共兜朋黨鯀功不就其罪本不至死三苗拒命雖若可誅而蠻夷之國聖人本以荒忽不常待之雖有負犯不為畔臣則姑竄之遠方亦正得其宜耳

非故為是以輕之也若少正卯之事則予嘗竊疑之蓋論語所不載子思孟子不言雖以左氏春秋内外傳之誣且駁而猶不道也乃獨荀況言之是必齊魯陋儒憤聖人之失職故為此說以夸其權耳吾又安敢輕信其言而遽稽以為決乎聊并記之以俟來者

山東通志卷三十五之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山東通志卷三十五之十四

藝文志十四 文

秦泰山刻石文

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登茲泰山周覽東極從臣思迹原本事業祗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於後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既

平天下不懈於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吏專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承聖志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融內外靡不清淨施於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按始皇東巡上泰山此已詳於巡狩志內至秦碑之刻史書石刻可據而論者往往謂泰山上無字碑乃秦始皇所立何也

嶧山刻石文

皇帝立國維初在昔嗣世稱王討伐亂逆威動四極武義直方戎臣奉詔經時不久滅六暴強二十有六

年上薦高號孝道顯明既獻泰成迺降專惠窺輙遠方登於嶧山羣臣從者咸思攸長追念亂世分土建邦以開爭理攻戰日作流血於野自太古始世無萬數降及五帝莫能禁止迺及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復起災害滅降黔首康定利澤長久羣臣頌略刻此樂石以著經紀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為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起於久遠也如後嗣為之者不稱其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

德昧死臣言請畀刻詔書金石刻而明白矣臣昧死請制曰可按始皇諸石刻皆當時臣工稱誦功德之文然非同後世之奉命摛詞其姓名可得而考也

瑯邪臺刻石文

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土以省卒士事已大畢乃臨於海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摶心揖志器械一量同書文

字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動
事是維皇帝匡飭異俗陵水經地憂恤黔首朝夕不
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職諸治經易舉錯必
當莫不如畫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踰次
行姦邪不容皆務貞良細大盡力莫敢怠荒遠邇辟
隱專務肅莊端直敦忠事業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
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節事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安
寧不用兵革六親相保終無寇賊驩欣奉教盡知法

式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户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迹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為皇帝乃撫東土至於琅邪列侯武城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成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信侯馮毋擇丞相隗林丞相王綰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樛從與議於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過千里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亂殘

伐不止猶刻金石以自為紀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遠方實不稱名故不長久其身未殁諸侯背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内以為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羣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於金石以為表經

之罘山刻石文

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陽和方起皇帝東遊巡登之罘臨照於海從臣嘉觀原念休烈追誦本始大聖作

治建定法度顯著綱紀外敎諸侯光施文惠明以義理六國回辟貪戾無厭虐殺不已皇帝哀衆遂發討師奮揚武德義誅信行威燀旁達莫不賓服烹滅强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極普施明法經緯天下永爲儀則大矣哉宇縣之中承順聖意羣臣誦功請刻於石表垂於常式

弔孟嘗君文　　晉潘岳

人罔貴賤士無真偽入國如歸望賓若企出握秦機

入專齊政左眄而嬴强右顧而田競且以造化為水天地為舟樂則齊喜哀則同憂豈區區之國而大邦是謀瑣瑣之身而名利是求畏首畏尾東奔西囚志撓於木偶命懸於狐裘

弔莊周文　　晉嵇君道

邁矣莊周天縱特放大塊授其生自然資其量器虛神清窮玄極曠人偽俗季貞風既散野無訟屈之聲朝有爭寵之嘆上下相陵長幼失貫於是借玄虛以

助溺引道德以自獎户詠恬曠之辭家畫老莊之象今王生沈淪名利身尚帝女連耀三光有出無處池非巖石之溜宅非茅茨之宇馳屈産於皇衢畫茲象其焉取嗟乎先生高迹何局生處巖岫之居死寄雕楹之屋託非其所没有餘辱悼大道之湮晦遂含悲而吐曲

禜海文

唐　陳子昂

萬歲通天二年月日清邊道軍海運度支大使虞部

郎中王元珪致以牲酒沈浮海王之神神之聽之我
國家賂列象胥惠養戎貊百蠻率職萬方攸同鮮卑
猖狂忘道悖亂人棄不保王師用征故有度遼諸軍
横海諸將天子命我贏糧景從今旌甲雲屯樓船霧
集且欲浮碣石凌方壺襲朔裔即幽都而溟漲無倪
雲濤洄潏孤山遠島鴻洞天波惟爾肅恭祀典䄅鷁
首屏鯨魚呵風伯遏天吴使蒼兕不驚皇師允濟攘
慝剿虐安人定災蒼蒼羣生非神孰賴無俾汩亂流

而作神羞急急如律令

祭田横文

唐 韓 愈

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為使余歔欷而不可禁余既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為死者不復生嗟余去此其從誰當秦氏之失鹿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脫夫子於劒鋩豈所寶之非賢抑天命之有常昔闕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皇皇苟余行之不迷

雖顛沛其何傷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跽陳辭而薦酒魂髣髴而來享

謁夫子文　　唐　李觀

於皇夫子之道之德與天地周旋與日月合明乃聖乃神炳乎典謨惟王者得之以事神使民庶人得之以不失其死生諸侯得之以事天子卿大夫得之以保祿位怨災不及其身四時得之而序行天下得之而大同然則天地神人之事昭乎夫子之道之德也

至矣何小子之所竊歎焉斯歎也其惟來學乎其惟乞靈乎曰某不敢然也且夫禮樂浹於明夫子之善道也斯可謂以學矣鬼神趣於幽夫子之明靈也斯可謂以敬矣孰敢捨道而來學黷敬而乞靈者乎於是再拜而起徊翔而觀章施足徵像設無喧我廟俎豆我王衣冠夫子得之亦無愧言七十之徒亦公亦侯外如君臣内實討論孫孫小子思得其門夫子聖人天錫元精其未生也若趍然神遊與兩氣俱存其

既生也遇三季之會飄飄湮淪絃歌之音附而不和仁義之徒卷而靡陳及相魯而有喜色去宋而曰桓魋其如予何聖人之窮乃有如是耶噫俾夫子而生於堯之代堯必後舜而先夫子舜則必先夫子而後禹聖人得神化可知也如舜禹生於夫子之年則不過守於田畝安有夫子之教垂於無窮若今日之澶漫者乎惟夫子生實陪臣沒乃王爵有盛德也若紂生實殷辟死曰獨夫有逆德也惟爵謚在德惟德有

聖有逆惟聖逆在人不在於尊嗚呼夫子聖人之極歟鳳鳥不至無其時也秦人焚書文之衰也帝唐爵王德之興也惟夫子之德洎唐之德永而能安古而更新降康下民夐有烈光訖無間然小子忡忡拜奠而慄慄出匪作匪述

酹王景略墓文　唐　呂温

唐貞元十二年十一月六日河東男子呂𥂲敬酹於苻秦丞相王公景略之墓昔馬氏暴興世不及三拔

根河洛遺枿東南鋸牙霆聲爭逐棼棼天下爲血晉
猶清談帝命景略被兹文武秉心無親用則爲主惟
秦悼世求我草莽振衣投畚乃作雷雨雨莫不潤雷
莫不震吸韓吞燕嚼魏含晉海湯風掃天臨嶽鎭功
存生人是曰大順武功成矣文理定矣旻閉太平垂
及三紀子也無壽秦其不祀日沈天昏水竭龍死時
更運改道歷消長屹彼壯骨沈爲朽壤烈氣猶在英
風可想雲開華山若見精爽樂毅佐燕功負其名漢

猶求後寵號華成昌如夫子翊運而行廓定八州澤流羣生歷代王者逮我聖明盛德未開荒墳欲平我行於東税駕醲酒才何敢望數亦未偶終期自致窺子户牖靈魂若存死為冥友

祭孫僕射文　　宋　宋祁

嗚呼圓方相函有奥有清亭乎粹靈賢人挺生荃宰相期有睽有遇值其嘉會盛烈斯舉允矣我公懿德乘時總是二美蔚為人師齊風泱泱沐浴誾誾弱齡

就傅典學書紳巾箱襞積油素紛綸神宗御天擢首
儒先所立卓爾其聲褎然一命筮仕十銓啓綬玦
緇帷繙經壁水禮有愛羊河無渡豕我冠兩梁我紱
斯皇進陪朝會薰侍潘房諸家去聖詆排奪攘空言
秕稗異制桁楊公憤若時毅然含章層埋發墨塞路
摧楊詵詵學徒終知嚮方章聖臨馭神庭構宇命公
待詔軒然鳳舉邦實上賢人崇稽古鯁亮摩切優游
博裕匪尺是枉伊柔弗茹前膝宸帷叩首省戶砥刃

以須冢章輒補謀之其臧弊庶遄沮帝念蒸黎連翩出麾奉行細札搴去垂帷神明樹政樂職聞詩居則率俾去而見思乃踐諫霤乃官鎖闈長君繼明進階二卿追鋒趨名燕席光亨宣室清問華光授經有猷有為弗猥弗并典常墳大武戒湯銘誦言必對嘉猷是經曰首魁壘與世作程銀臺崇崇公閱其封妝騶耳耳公專厥使或司綿蕞或教國子唯公得之異乎求之截河弗涸導窦靡虧大車而載秋陽以輝鴻飛

冥冥不慕繒弋公居法從至澹虛極抗章引年閶門
謝客上所固留願焉弗獲龍章納言得請東藩奎鈎
灑翰宴衎申恩亦命四近賦詩贈言卧閤踰歲乞骸
去位春坊傳席菟裘仙里疏受揮金式燕以喜廣德
掛車貽孫及子天且佚老君能知止嚮用五福與善
則常公明且哲宜壽而昌天乎弗淑萎哲殲良睆簀
古命忠言孔彰玉輝金相掩此不睗人鼎代短今也
云亡士類相弔朝家憫傷恤恩告第號書蜜章高朗

令終微公孰當其等或奉緒言或庥大庇遊藩蒙潤

抱流疏穢平日函丈今兹交臂拘此宿官永乖漙酹

有李成蹊有碑墮淚遐齎令芳庶展哀悰嗚乎哀哉

祭孔中丞文　宋　石　介

昔公為諫議大夫知兖州臣僚有以詩千篇獻上者

執政者即請進為龍圖閣直學士上曰千首詩豈若

孔某一言即日拜公龍圖閣直學士公再為中丞風

格益峻及公没劉平戰死於陣讒賊害忠良誣奏平

非戰屈乃叛耳天子怒將夷平家平家胥靡就闕寃
號道途逢騶唱中丞來平家將叩中丞馬言其事兩
街賣販兒以數千歎曰徒往訴耳是非孔中丞者平
家慟哭而止噫至尊極者君至愚暗者民尊極則不
信愚暗則難開非公至忠豈能動尊極耶非公至誠
豈能感愚暗耶動乎尊極感乎愚暗公之道格於上
下矣嗚呼公之生也君稱之公之死也人感之公之
道全於死生也夫道格於上下為著全於死生為難

舉是二節公之道充於天地之間矣大冬殘臘風號雲咽節物慘澹心肝摧折爐烟氤氲樽酒冷烈享誠不享味公來降兹

告文宣王文　　宋　蘓　軾

嗟嗟元王三代之英言不鈞用於一君而為無窮之遺教身不寵利於一時而有不朽之餘榮嗟嗟元王以道而鳴肆筆成書吐辭為經炳然不渝言若丹青久而愈盈聲非雷霆瞽者可以使剔然以駭視瞶者

可以使抉耳以犇驚奈何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載空言於典籍示後世之儀刑回狂瀾於既倒支大厦於將傾揭日月之昭昭破陰氛之宴宴嗟乎一氣之委和於萬物之至精或為淮夷之蠙珠或為雲漢之華星雖光輝之成彩未離乎散聚以流形豈若王之道德愈久而彌明瞭瞭而華涵涵而停融而在天者為雲漢之文章結而在地者為山嶽之元靈詭然龍翔而鳳躍純乎玉振而金聲嗟嗟元王德博難名某奉

王命俯臨邊城畝有滯穗境無交兵鳴玉載道分袍在庭有踐籩豆有豐粢盛敢用昭薦饗於克誠

告顔子文　宋　蘇　軾

志不行於時而能驅世以歸仁澤不加於民而能顯道以終身德無窮通古難其人惟公能之絶世離倫富貴不義視之如雲飲止一瓢不憂其貧受教孔子門人益親血食萬世配饗惟神敢不昭薦公乎有聞

常山祈雨文　宋　蘇　軾

洪惟上帝以斯民屬於山川羣望亦如天子以斯民屬於守土之臣惟吏與神其職惟通殄民廢職其咎惟均哀我邦人遭此凶旱流殍之餘其命如髮而飛蝗流毒遺種布野使其變躍飛騰則桑柘麥禾舉罹其災民其罔有孑遺吏將獲罪神且乏祀兹用慄慄危懼謹以四月初吉齋居蔬食至於閏月辛丑若時雨沾洽蝗不能生當與吏民躬執牲幣以荅神庥嗚呼我州之望不在神乎父老謂神求無不獲克有常

德以名茲山其可不答以愧此名若曰歲之豐凶在天非神之所得專吏將亦曰民之休戚在朝廷我何知焉則誰任其責矣上帝與吾君愛民之心一也凡吏之可以請於朝者既不敢不盡則神之可以謁於帝者宜無所不為尚饗

得雨祭常山文　宋　蘇軾

熙寧九年歲次丙辰七月某日詔封常山神為潤民侯十月某日具位刺史蘇軾謹以清酌少牢之奠昭

告於侯之廟曰旱蝗為虐也三年於兹矣東南至於海江西北被於河漢饑饉疾疫靡有遺矣我瞻四方大川喬嶽之祐斯民者甚衆而受寵於吾君可謂巍巍矣訴之而必聞求之而必獲恵我農而殄其災沴不為倐雲驟雨苟以應禱之虛名而有膏澤積潤可以及民之實效阜然似侯幾希矣凡天子之爵命有德而致之則為榮無功而享之則為辱今則澤此一郡而施及於四鄰其受五等之爵而被七命之服也

可謂無愧而有光輝矣願侯益修其德以克其名以副天子之意下以塞吏民之望民其舉祀有進而無哀矣

泰山祈雨文

宋 曾鞏

維神含德體仁鎮兹東夏興雲致雨澤施八紘今此齊邦近在山趾方夏久旱麥苗將萎吏思其繇奔走羣望而人微言賤不能上動頻陰復散忽巳兼旬念此疲民敝於征斂方歳之富食常不足一遇烖害必

捐溝壑惟神威烈覆被羣生顧此比州宜先蒙賜豈伊靈眷獨忍遺之是用飭遣士民布誠祠下情窮辭急兾獲哀矜使一雨霈然則倒懸可解尚其降鑒無作神羞

祭郕國公文　　元許衡

惟公之生運適周衰正途壅底大道陵遲分承三聖力辨羣疑禽獸楊墨妾婦秦儀宜載于典宜配先師敢修庶品敬薦于時

弔顔魯公文

明 李東陽

平原之疆漢侯所邦慨寇孽之突起值唐政之弗綱列城失勢以風靡長途眯目而塵揚穴有首鼠轍無怒螳彼二十有四郡豈一士之可望乃有循吏出守忠臣作防既炳見於先幾復潛鋒於外攘練周兵於丘甸峙魯遂於芻糧方其閑筵享士灑涕沾裳威振虎豹氣吞豺狼屹砥柱之中立任奔流之湯湯破衆醜之心腹扼中原之喉吭隱掎角之交應於常山而

無雙當是時也飽晏安之酖毒嬰富貴之膏肓釁起
褒妲禍延金張爭射利以賣國孰扶顛而拯傷如公
者狀貌不逹於蔽旒足迹不登於巖廊而乃身任國
紀義存天常悲舉世之莫變信斯人之孔臧及乎姦
相譎使彊藩脅降年既老而益壯辭不繁而愈昌指
河山而誓死與日月而爭光稽往牒之具在想英風
之未亡瞻廟貌之伊邇恨東舸之莫將莽川陸之既
暮見高原兮蒼蒼

弔滕文公文

明　湛若水

昔吾友丹山趙地曹善鳴過滕縣慨滕文公故國舊跡無有存者志興廢而未能以書請予表之越二年嘉靖丁酉春予考績之北過其境問其墓則曰志失其傳問其祠則曰圖構未遑為徘徊歎息久之偉文公之志憫其不就遂作詞弔之適督學王君道思巡歷于此並以告之庶其作興焉詞曰當戰國之末裔風靡靡而波蕩千乘而君萬乘而王仁義為迂功利

為長天德亡而王道喪矣有滕國文公者以蕞爾之壤挺然之身獨當仁而不讓聞性善之旨庶幾乎天德可宏學校井田之制庶幾乎王道可興一時聞風者莫不悅服而願為之氓庶幾乎王業可成然而未能以遂意者其天命之未凝耶人將惡其厲已而害其能耶抑行之未至於高大光明耶將時勢之未易以乘歟知孟氏王佐之才而不能舉國聽焉何也然事雖不就千百年之下凜乎若生直千古曠世之豪

傑萬古王者之師承也已余入斯境履地懐賢戰國之君惟公一人獨徬徨而咨訪慨墓祠之不存安得不存千古之太息而為之潸然

祭李于鱗文　　明　王世貞

維隆慶四年八月十九日河南按察司按察使滄溟李先生于鱗卒於苫次其友人山西按察司按察使孤子王世貞聞訃之一日不及為位而以家艱歸至明年三月之壬戌朔哀毁小定乃始能為詩百二十

韻以哭之又為文一章絮酒炙雞裹糧授其僕之濟
上而告先生曰嗚呼惟子文章珠藏玉府示世模楷
為明粉黼獨立㷔臺子鼓余舞炳烺長夜追琢萬古
余所心悲鬱曲齟齬千二百言亦足以吐其未竟者
酹而告汝昔署爽鳩從若風虎為郎序遷不隅跬武
清霜晝秉白日宵炬子前西逝余亦東邁高揭二華
嵯峨泰岱黄河其間炯一衣帶玉女觽嗡海若横眦
子之拄冠鳳矯鸞騫余嗣解組屈蠖哀蟬清泌衡門

其跡則然所不接席徂垂十年聖人中興纁帛交賁
子時幡然顧我色喜當為女先女其強起余謝不可
子曰毋爾疇族女雋疇燭女幽得不思報節士所羞
女以佚歸造物所仇雪涕而冠實惟子謝旬宣于浙
從子之後汴繡子被晉斧余授太白配月俯視列宿
雲物睥睨風雨僝僽子之喆妣悠然見遺扶服修途
弔影繐帷小人有母能不攢思美疢朝聞夕而拂衣
奎壁暗翳滄波竭涸忽傳子耗既疑且愕曾未回睫

家禍亦作髓淚骿枯肝腑寸鑿嗚呼哀哉人生鮮懽
惟事父母生我知我爰及朋友一旦盡矣膚立同朽
惟余與子匪但三益薄祿微聲以逮休戚凡子先軀
余必偕值子今溘然視我若捐余獨何恃而能久全
余復何心而游世間子困尸饑余困人言存者受憎
歿者受憐嗚呼哀哉惟昔濟上坐而丙夜執手浩歎
誰為來者尼聃睽則軻周公駕邈爾漢李為兩司馬
不聞揚扢以紹謨雅蘭金協契山水齊嶽惟余二人

開闢所希浮生如寄胡能不歸金石可泐榮名庶幾言猶在耳其人已非嗚呼哀哉子之遺孤駒而汗血子之遺編家傳白雪有承相在戚若昆弟二三友生其進未已素車雖杳班管鏤紀人誰無死子死可矣嗚呼哀哉尚饗

祭孟子文

明 錢溥

嘗讀仁義七篇而知人性之善夜氣之存足以發前聖之藴又嘗考世族之譜而知孟仲子之為子主守

之坊墓猶存足以祛後世之惑今也自京歸老詣魯

及鄒見源泉之混混歎道體之彌深仰泰山之巖巖

識氣象之如在敬奠一觴用酬遺教謹告

祭孟子文　明　王在晉

天生亞聖上繼絶學肇此先知以覺後覺旨哉性善

民生秉彜惟堯與舜人皆可為幼學壯行居仁由義

以詒時君何必曰利聖門之徒賤霸尊王王不待大

奚有齊梁浩氣充塞厥由善養當路于齊齊王反掌

衆言淆亂邪僻浸淫趨楊趨墨亟正人心惟五百年
誕生名世感時拊膺實關隆替近聖之居地接尼山
夷清惠和匪其所班明善誠身高談性命功不讓禹
以承三聖晉撫兹土遠遡遺芳三遷故里徙倚宫牆
泰山巖巖萬代殊絶魯國所瞻景行先哲羞談管晏
儷美伊周肅將俎豆人已千秋仲尼既沒文在于此
流風尚存私淑可矣

欽定四庫全書

山東通志卷三十五之十五

藝文志十五 辨

象耕鳥耘辨

陸龜蒙

世謂舜之在下也田於歴山象為之耕鳥為之耘聖德感召也如是余曰斯異術也何聖德歟孔子叙書於舜曰濬哲文明聖德止於是而足矣何感召之云云乎然象耕鳥耘之説吾得於農家請試辯之吾觀

耕者行端而徐起撥欲深獸之形魁者無出於象行必端履必深法其端深故曰象耕耘者去莠舉手務疾而畏晚鳥之啄食務疾而畏奪法其疾畏故曰鳥耘試禹之績大成而後薦之於天其為端且深非得於象耕乎去四凶恐害於政其為疾且畏非得於鳥耘乎不然則雷澤之漁河濵之陶竟一無感召何也豈聖德有時而不德耶孟子曰堯舜與人同耳而好事者飾張以就其怪非聖人之意也吾病其説之近

於異端歐使合於道人其從我乎雖不從吾亦不能

變其說

有若辨　　　　　　宋　洪　邁

史記有若傳云孔子沒弟子以若狀似孔子立以為師他日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孔子曰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

果然敢問何以知此有若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愚謂此兩事殆近于星歷卜祝之學何足以為聖人而謂孔子言之乎有若不能知何所加損而弟子遽以是斥退之乎孟子稱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曾子不可但言江漢秋陽不可尚而已未嘗深詆也論語記諸善言以有子之言為第二章在曾子之前使有避座之事弟子肯如是哉檀弓載有子聞曾子喪欲速貧

死欲速朽兩語以為非君子之言又以為夫子有為言之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則其為門弟子所敬久矣太史公之書於是為失矣且門人所傳者道也豈應以狀貌之似而師之邪世所圖七十二賢畫像其畫有若遂與孔子略等此又可笑也

皇極辨 宋 朱熹

洛書九數而五居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故自孔氏傳訓皇極為大中而諸儒皆祖其說余獨嘗以經

之文義語脈求之而有以知其必不然也蓋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常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焉者也故以極為在中之凖的則可而便訓極為中則不可若北辰之為天極脊棟之為屋極其義皆然而禮所謂民極詩所謂四方之極者於皇極之義為尤近顧今之說者既誤於此而并失於彼是以其說輾轉迷繆而終不能以自明也即如舊說姑亦無問其他但即經文而讀皇為大讀極

為中則夫所謂惟大作中大則受之為何等語乎今以余說推之則人君以眇然之身履至尊之位四方輻輳面內而還觀之自東而望者不過此而西也自南而望者不過此而北也此天下之至中也既居天下之至中則必有天下之純德而後可以立至極之標準故必順五行敬五事以修其身厚八政協五紀以齊其政然後至極之標準卓然有以立乎天下之至中使夫面內而還觀者莫不於是而取則焉語其

仁則極天下之仁而天下之為仁者莫能加也語其孝則極天下之孝而天下之為孝者莫能尚也是則所謂皇極者也由是而權之以三德審之以卜筮驗其休咎於天攷其禍福於人如挈裘領豈有一毛之不順哉此洛書之數所以雖始於一終於九而必以五居其中洪範之疇所以雖本於五行究於福德而必以皇極為之主也若箕子之言有曰皇建其有極云者則以言夫人君以其一身而立至極之標準於

天下也其曰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云者則以言夫人君能建其極則為五福之所聚而又有以使民觀感而化焉則是又能布此福而與其民也其曰惟時厥庶民於汝極錫汝保極云者則以言夫民視君以為至極之標凖而從其化則是復以此福還錫其君而使之長為至極之標凖也其曰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云者則以言夫民之所以能有是德者皆君之有以為至極之標凖也其曰

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於極不罹於咎皇則受之云者則以言夫君既立極於上而下之從化或有淺深遲速之不同其有謀者有才者有德者人君固當念之而不忘其或不能盡合而未抵乎大戾者亦當受之而不拒也其曰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云者則以言夫人之有能革面從君而以好德自名則雖未必出於中心之實人君亦當因其自名而與之以善則

是人者亦得以君為極而勉其實也其曰無虐煢獨
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云者
則以言夫君之於民一視同仁凡有才能皆使進善
則人才衆多而國賴以興也其曰凡厥正人既富方
榖汝弗能使有好於而家時人斯其辜於其無好徳
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云者則以言夫凡欲正人
者必先有以富之然後納之於善若不使之有所賴
於其家則此人必將陷溺於不義至其無復更有好

德之心而後始欲教之以修身勸之以求福則已無及於事而其起以報汝唯有惡而無善矣盖人之氣稟或清或濁或純或駁有不可以一律齊者是以聖人所以立極乎上者至嚴至密而所以接引乎下者至寛至廣雖彼之所以化於此者淺深遲速其效或有不同而吾之所以應於彼者長養涵育其心未嘗不一也其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

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云者則以言夫天下之人皆不敢徇其巳之私以從乎上之化而會歸乎至極之標凖也蓋偏陂好惡者巳私之生於心者也偏黨反側者巳私之見於事者也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上之化也所謂皇極者也遵義遵道遵路方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則巳歸於極矣其皇極之敷言是彞是訓於帝其訓云者則以言夫人君能以身立極而布命於下則其所以

為常為教者皆天之理而不異乎上帝之降衷也其曰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云者則以言夫天下之人於君所命皆能受其教而謹行之則是能不自絶遠而有以親被其道德之光華也其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云者則以言夫人君既能立至極之標凖所以能作億兆之父母而為天下之王也不然則有其位無其德不足以首出庶物統御人羣而履天下之極尊矣是書也原於天

之所以錫禹雖其茫昧幽眇有不可得而知者然箕子之所以言之而告武王者則已備矣顧其詞之宏深奥雅若有未易言者然嘗試虚心平氣而再三反復焉則亦坦然明白而無一字之可疑但先儒未嘗深求其意而不察乎人君所以修身立道之本是以誤訓皇極為大中又見其詞多為含洪寛大之言固復誤認中為含胡苟且不分善惡之意殊不知極雖居中而非有取乎中之義且中之為義又以其無過

不及至精至當而無有毫髮之差亦非如其所指之云也乃以誤認之中而誤訓之極不謹乎至嚴至密之體而務為至寬至廣之量其弊將使人君不知修身以立政而墮於漢元帝之優游唐代宗之姑息卒至於是非顛倒賢否貿亂而禍敗隨之尚何斂福錫民之可望哉嗚呼孔氏則誠誤矣然迹其本心亦曰姑以隨文解義為口耳佔畢之計而已不知其禍之至此也而自漢以來迄今千有餘年學士大夫不為

不衆更歷世變不為不多幸而遺經尚存本文可攷其出於人心者又不可得而昧也乃無一人覺其非是而一言以正之者使其患害流於萬世是則豈獨孔氏之罪哉予於是竊有感焉作皇極辨

窮桑辨　　宋　羅泌

空桑在陳窮桑在西歸藏啟筮云空桑之蒼蒼八極之既張乃有義和是主日月職出入以為晦明蓋指嵎夷之地故記孔子生於空桑春秋演孔圖云徵在

游於大冢之陂夢黑帝謂已汝產必於窮桑而于竇所記徵在生子空桑之地今名孔竇在魯南山之穴孔廟禮器碑云顏育空桑空桑魯北孔子魯人故說者指云空桑既而言之魯南山穴之說正自戾矣乃若共工氏之振滔鴻水以薄空桑則為莘陝之間伊尹莘人故呂氏春秋古史攷等俱言尹產空桑故城今在陳留空桑固非魯也故地記言空桑南杞而北陳留各三十里有伊尹村而所謂窮桑則非是矣拾

遺記言窮桑者西海之濵也地有孤桑千尋蓋在西垂少昊之居雍梁之域故周書甞麥云帝命蚩尤宇於小顥而逺遊章句西皇所居西海之津西皇者少昊之稱而小顥者少昊之正字也宜為咸陽故咸陽曰雲陽而少昊一曰雲陽氏雲陽縣今隷耀州甘泉宫即武帝之太畤顓頊繼少昊者故世記顓頊亦自窮桑遷商丘事可知矣而杜預遽以窮桑為在魯北至釋例地名乃云地闕故頴達云言魯北者相傳言

爾蓋以定公四年傳封伯禽於少昊之墟逆之而樂史之所記乃在曲阜此又因預而妄之也太昊在東少昊在西予既言之拾遺遠遊窮桑既在西極則魯曲阜之所得非太昊之墟乎郡國志云少昊自窮桑登帝位非空桑也

東蒙辨　　明　公鼐

論語云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邢昺曰蒙山在東故曰東蒙則東蒙一山也而杜佑通典曰費縣

有蒙山東蒙山則以為二山矣孟子云孔子登東山而小魯說者謂即蒙山然道書又以東山蒙山為二山何也于欽曰詩頌奄有龜蒙傳曰龜蒙二山名龜山近魯後人皆以為蒙山今按孟子及道書所謂東山者或即此山山頂宛如龜形名不虛得蒙山龜東二山連屬長八十里今按蒙山延綿幾二百里禹貢之蒙羽論語之東蒙此正蒙山也道書所謂蒙山杜佑所謂東蒙山或即此也後人疑於東蒙之說遂誤

以龜山當蒙山蒙山為東蒙而隱没龜山之本名故今定蒙山為龜山東蒙為蒙山以復古子生長蒙山之下自幼以為疑詳考蒙山在蒙陰沂水費縣三縣之境而屬沂水者正蒙山之東麓也世人但稱蒙山而新泰縣境自有龜山今郡志及蒙陰志以蒙山當龜山尤非也其址有沃壤迺春秋所謂龜陰之田也若謂蒙山之峰如龜形者即龜山則兹峰之後山谷崎嶇直數百里安得有腴田可稱哉要之以東蒙為

一山者是而世以其山延長因以在東者别為東蒙耳蒙山絶高者有數處俗以西方絶高者為龜蒙峰中央絶高者為雲蒙峰東方絶高者為東蒙峰其實一山未嘗斷也其西方最高一峰形狀類龜故至今稱為龜蒙頂不得以此為即龜山也琴操吾欲望魯兮龜山蔽之即此春秋龜隂之田在此山之北

姑幕辯

明 公鼐

姑幕古商侯國漢置姑幕縣為都尉治或曰薄姑䒘

時曰季睦晉志通典十道紀章懷太子俱以姑幕爲
薄姑而實非也薄姑乃古爽鳩氏之地太公封於營
丘初得臨淄以東成王時薄姑與四國作亂成王滅
之以益太公地六世胡公徙居之於是薄姑爲齊郡
邑括地志曰薄姑城在博昌縣東北六十里路史曰
在臨淄西北五十里今博興縣北十五里有薄姑城
是也齊乘曰姑幕在莒縣東北百六十里故城當在
密州魏收地形志博物志皆曰姑幕有公冶長墓襄

守記謂長墓在密州西北五十里則姑幕為在密州者似矣按春秋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杜預曰姑幕縣東北有茲亭夫莒子國方六七十里止耳豈能履及臨淄以西之地即密州亦非所宜有也水經註引京相璠曰琅邪姑幕縣南四十里員亭故魯鄆邑郡國志東莞有鄆亭而後齊時嘗併姑幕入東莞則知姑幕即東莞之境密州去東莞二百餘里安得有四十里之鄆亭乎則以姑幕為在密州者

亦非也後漢書劉盆子傳載莒人逢安等起兵從樊崇攻莒不下轉掠至姑幕遂北入青州據文自莒而姑幕自姑幕而青州正與今壤地道里合故併取之以為證

陽都辨　　明公鼐

漢書郡國志陽都屬城陽國應劭曰齊人遷陽故陽國是後漢及晉屬琅邪自是以後不見其名故世遠跡滅無所考證范蔚宗書明帝紀十五年徵東平王

蒼會陽都章懷註曰陽都故城在沂州沂水縣南于
欽作齊乘列記古郡邑城郭之跡獨不著陽都所在
豈以無所考證致然與按水經註沂水經東安縣故
城東又南桑泉水及巨圍堂阜諸水入之此即今所
謂汶河又南東盧川水注之水出鹿嶺山東南流左
則二川臻湊右則諸葛泉源凘奔亂流逕城陽之盧
縣故蓋縣之盧上里也今盧陽社地是沂水又南逕
陽都縣故城縣故陽國齊利其地而遷之者也沂水

又南與蒙山水合水出蒙山之陰即今蒙山之地在盧山正南東流逕陽都縣南注沂今考縣里社之名蒙山以東葛溝以北皆縣界也水出蒙山之陰已在蒙山北境而曰東逕陽都縣南則陽都猶在蒙山之北可知也諸葛孔明琅邪陽都人後世求陽都而不得遂以沂州為孔明故里然沂州乃臨沂非陽都也以章懷註證之則葛溝之間其即陽都故墟乎齊乘亦稱沂水南逕諸葛城至沂州城尚遠而今葛溝在

兩界之間且諸葛之名非無因而起也故知陽都在縣境內無疑

菑時隸幽州辨

國朝 王士禎

按周禮職方氏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澤藪曰貕養其川河泲其浸菑時河即九河泲即濟水多在今濟兗之境禹貢濟河惟兗州是也而菑時二水在今青濟二郡之間其去幽州且千餘里今幽之巨浸不少顧遠取諸青兗之水何與及序幷州曰其

川厚池嘔夷其浸淶易反在幽州一二百里之内捨近取遠又何與若醫無閭即今北鎮在遼東其距河濟菑時又如風馬牛之不相及何以同得隷幽州耶爾雅燕曰幽齊曰營陸氏曰爾雅有徐幽營而無青梁并周職方有青幽并而無徐梁營以是揆之則周公定九州省營州入幽州而齊之菑時諸水遂改隷幽州矣然菑時二水皆近在臨淄封内即太公所都營丘之地顧不以隷青而以隷幽是又不可知也存

疑以俟世之能讀九丘者云

高里山辨

國朝　顧炎午

泰安州西南二里俗名蒿里山者高里山之訛也史記封禪書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漢書武帝紀太初元年十二月禪高里注伏儼曰山名在泰山下乃若蒿里之名見于古輓歌不言其地漢書武五子傳蒿里傳兮郭門閎注師古曰蒿里死人里審若此山為死人之里武帝何所取而禪祭之乎自晉陸機

泰山吟始以梁父蒿里並列而後之言鬼者因之遂令古昔帝王降禪之壇一變而為閻王鬼伯之祠矣漢書上親禪高里師古注曰此高字自作高下之高而死人之里謂之蒿里其字為蓬蒿之蒿或者誤以高里為蒿里混同一事陸士衡尚不免況餘人乎

闕里辨

國朝　顧炎午

闕里志引漢晉春秋曰魯有二石闕曰闕里又以為後儒尊崇夫子之稱其說自相牴牾按史記魯世家

煬公築茅闕門春秋定公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註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孔子宅至漢魯恭王時尚存漢晉春秋之云二石闕必有所據石闕之下其里即名闕里而夫子之宅在焉遂以為名魯論有闕黨童子五百家為黨闕黨是闕下之黨左傳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是闕之西偏漢書儒林傳有鄒人闕門慶忌註云姓闕門名慶忌蓋亦如東門北宮之類以居為氏者也

趵突泉係濟水辨

國朝 王士俊

歷城趵突泉發源於濟水無疑也自元侍郎于欽所著齊乘據曾南豐齊州二堂記以為係岱陰伏流所發地勢使然無關於濟今郡志多採其說而不知為好異之過也夫濟水潛行地中不能尋其脈絡所可知者發見之處耳故不得其源但窮其委猶言性者難言其靜則言其動也今觀趵突泉之流曰濼河即今小清河水經云濟水又東北濼水出焉則是明言

濟水之為濼河也其註云濼水出歴城縣泉源上湧若輪則是明言濼水之源於趵突泉也水經注言之最顯而後人不信則是後人之臆見反勝於桑欽酈道元輩耶辨之者又曰小清河由華不注山下東行會巨合水經章邱會淯河又會獺河流經鄒平長山新城又會孝婦河又東經青州東北諸縣入海此其循行故道與濟不合故不可信也嗟乎此亦小儒隅隙之見但知南宋元明以後之小清河而不知南宋

元明以前之小清河也南宋元明以後之小清河由華不注山下入大清河其滙之東循章邱迤邐而去者乃偽齊劉豫鑿下濼堰始也未鑿堰以前小清河東行七十里與巨合水合於龍山鎮即入大清河夫大清河之為濟也雖兒童婦女亦知之也不知大小清河昔日之合而但據大小清河今日之分何異執已變之桑田而謂非昔日之滄海也豈明通之論歟其所謂岱陰伏流亦安知非即為濟水之伏何也水

性之伏於濟僅見他水罕聞也趵突泉源於岱陰安知岱陰之伏不又源於濟水之伏流固有源源更有流也今考濟水入山東由定陶東北一支入鉅野壽張西合汶水一支入穀城平陰而北俱係兖州府屬離岱咫尺則是岱陰伏流明係濟水曹植文所謂沇源導濟作潤岱坰其明證也是趵突泉之源於岱陰即係源於濟水窮河源者奈何弗及星宿海而止耶大凡考据原委宜總古今統上下以立論不得拘執

一說如濟南省城漢之始封原在平陵嗣後互易至宋始遷今治倘執今之濟南為古之濟南則人不之信矣齊乘所指趵突泉得毋類是雍正癸丑夏余廵齊魯至泉上見水性𠜱起激悍與濟水能與河鬬者類因歎南豐以泰山之北四字貽悞後人而于欽反誚蔡九峰為騎牆之見噫誤矣沈存中筆談云歷下發地泉泉俱係濟水由此而觀是發源濟水者固不獨一趵突泉也

山東通志卷三十五之十五

山東通志卷三十五之十六

藝文志十六 書

遺燕將書

周 魯連

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者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

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以為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危且棄南陽斷右壤存濟北計必為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即臣見公之不能得也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

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為天下僇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敝禍多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聊城之民拒全齊之兵期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故為公計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遊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革俗於天下功名

可立也意者亦捐燕棄世東遊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衛世世稱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一焉且吾聞效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鉤簒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東縛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子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慙恥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為辱人賤行矣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絏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

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為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燭隣國曹子為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旋踵刎頸而死則亦不免為敗軍擒將矣曹子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刼桓公於壇坫之上顔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為殺

身亡軀絶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捐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敝也願公擇一而行之

遺公孫弘書　　漢鄒長清

夫人無幽顯道在則尊雖生芻之賤也不能脫落君子故贈君生芻一束詩人所謂生芻一束其人如玉五絲為纁倍纁為升倍升為緎倍緎為紀倍紀為緵倍緵為襚此自少之多自微至著也士之立功勲効

名節亦復如之勿以小善不足修而不為也故贈君素絲一襚撲滿者以土為器以蓄錢具其有入竅而無出竅滿則撲之土麤物也錢重貨也入而不出積而不散故撲之士有聚斂而不能散者將有撲滿之敗可不誡與故贈君撲滿一枚猗嗟盛與山川阻修加以風露次卿足下勉作功名竊在下風以俟嘉譽

詣公孫弘書　　漢　董仲舒

江都相董仲舒拜上言君侯以周召自然體質擢陞

三公統理海内總緝百寮未有半言之教郡國翕然望風更思改新以助至治羣衆所占必有成功仲舒愚戇素無治名大漢之檢式數蒙君侯哀憐之恩誤被非任無以稱職仲舒竊見宰職任天下之重羣心所歸須推賢佐以成聖化願君侯大開蕭相薦賢之路廣選舉之門既得其人接以周公下士之義即竒偉隱世異倫之人各思竭愚歸往盛德英俊滿朝百能備具即君侯大立則道德宏通化流四極仲舒愚

陋經術淺薄所識褊陋不能贊揚萬分君侯所棄捐且聞春秋曰賢聖博觀以章其名擇善者從之無所不聽又曰近而不言為諂遠而不言為怨故輒披心陳誠夫堯舜三王之業皆由仁義為本仁者所以理人倫也故聖王以為治首或曰發號出令利天下之民者謂之仁政疾天下之害於人者謂之仁心二者備矣然後海內應以誠惟君侯深觀往古思本仁義至誠而已方今關東五穀咸貴家有饑餓其死傷者

半盜賊並起發亡不止良民被害為聖主憂咎皆由仲舒等典職防禁無素當先坐仲舒至愚以為扶衰止姦本在吏耳宜一考察天下領民之吏留心署置以明消滅邪枉之迹使百姓各安其產業無有寇盜之患以蠲主憂謹奉春秋署置術再拜君侯足下

與公孫弘書　漢東方朔

爵祿不相責以禮同類之遊不以遠方為嫌故東門先生居蓬戶空穴之中魏公子一朝以百騎造之呂

望未嘗與文王同席而坐一朝讓以天下半大丈夫相知何必接塵而遊垂髮齊年哉

上樂陵侯薦匡衡書　　漢　楊興

將軍以親戚輔政貴重於天下無二然衆庶議論令聞休譽不專在將軍者何也彼誠有所聞也以將軍之幕府海内莫不仰望而所舉不過私門賓客乳母子弟人情忽不自知然一夫竊議語流天下夫富貴在身而列士不譽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古人

病其若此故運體勞心以求賢為務傳曰以賢難得之故而曰事不待賢以食難得之故而曰飽不待食惑之甚者也平原文學匡衡材智有餘經學絶倫但以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將軍誠召置幕府學士翕然歸心與參事議觀其所以貢之朝廷必為國器以此顯示衆庶名流於世

與邴原書　　漢　孔融

修性保真清虛守高危邦不入久潛樂土王室多難

西遷鎬京聖朝勞謙疇咨儁乂我徂求定策命懇惻
國之將隕蔑不恤緯家之將亡緹縈跋涉彼匹夫也
猶執此義實望根矩仁為已任授手援溺振民於難
乃或晏晏居息莫我肯顧謂之君子固如此乎根矩
根矩可以來矣

戒子書　漢　鄭康成

夫吾家舊貧不為父母羣弟所容去厮役之吏游學
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兗豫之域獲覲乎在位通人處

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授焉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覩秘書緯術之奥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娱朝夕遇閹尹擅執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牒併名早爲宰相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𤣥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黄巾爲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

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閑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覩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爾煢煢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勗求君子之道研鑽勿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邪可不深念邪吾雖無紱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

後人之羞末所憤憤者徒以亡親墳壟未成所好羣書率皆腐敝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圖乎家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饑寒菲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尚令吾寛恨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

在東郡答陳琳書　　漢　臧洪

隔濶相思發於寤寐幸相去步武之間耳而以趨舍異規不得相見其為愴恨可為心哉前日不遺比辱

雅貺述叙禍福公私切至所以不即奉答者既學薄才鈍不足塞詰亦以吾子擕負側室息肩主人家在東州僕為仇敵以是事人雖披中情墮肝膽猶身疏有罪言甘見怪方首尾不救何能恤人且以子之才窮該典籍豈將闇於大道不達余趣哉僕小人也本因行役寇竊大州恩深分厚寧樂今日自還接刃每登城勒兵望主人之旗鼓感故友之周旋撫弦搦矢不覺流涕之覆面也當受任之初自謂究竟大事共

尊王室豈悟天子不恱本州見侵郡將遘牖里之厄陳留克創兵之謀謀計棲遲喪忠孝之名杖策攜背虧交友之分揆此二者與其不得已喪忠孝之名與虧交友之道輕重殊途親疏異畫故便收淚告絶若使主人少垂故人任者側席去者克己不汲於離友信刑戮以自輔則僕抗季札之志不為今日之戰矣何以效之昔張景明親登壇歃血奉辭奔走卒使韓牧讓印主人得地然後但以拜章朝主賜爵獲傳之

故旋時之間不蒙觀過之責而受夷滅之禍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獲告去何罪復見斫刺濱於死亡劉子璜奉使踰時辭不獲命畏威懷親以計求歸然輒僵斃麾下不蒙虧除僕雖不敏又素不能原始見終覩微知著竊度主人之心豈謂三子宜死罰當刑中哉實且欲一統山東增兵討讐懼戰士狐疑無以沮勸故抑廢王命以崇承制慕義者蒙榮待放者被戮此乃主人之利非游士之願也故僕鑒戒前人困

窮死戰僕雖下愚亦甞聞君子之言矣此實非吾心也乃主人招焉凡吾所以背棄國民用命此城者正以君子之違不適敵國故也是以獲罪主人見攻踰時而足下更引此義以為吾規無乃辭同趨異非吾子所為休戚哉吾聞之也義不背親忠不違君故東宗本州以為親援中扶郡將以安社稷一舉二得以徼忠孝何以為非而足下欲使吾輕本破家足下或者見城圍不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義惟平生之好

以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也昔者晏嬰不降志於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生故身著圖象名垂後世况僕據金城之固驅士民之力散三年之蓄以為一年之資匡困補乏以悦天下何圖築室反耕哉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張揚飛燕膂力作難北鄙將告倒懸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誠耳主人當鑒我曹輩反旌退師治兵鄴垣何宜久辱盛怒暴威於吾城下哉昔高祖取彭越於鉅野光武創基兆於綠林卒

能龍飛中興以成帝業況僕親奉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璋足下徼利於境外臧洪授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臧洪策命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死而無聞焉悲哉本同而末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

答韓範書

三國　管寧

乾道輔誠誕膺嘉祚膺受多福為國蕃維雖分陝之任未足比盛遠近屬望何慶如之昔值險阻越竄海

表於脅歷載風綱不紀曁蒙國恩還踐舊土薄佑多難恒嬰篤疾愧使區區展之無階泛受遇隆逺辱論墨降尊誘卑訓喻遇泰見得思義抱以踧踖不勝來顧裁因答辱

答東阿王曹植書　　魏　吳質

質白信到奉所惠貺發函伸紙是何文采之巨麗而慰喻之綢繆乎夫登東岳者然後知衆山之邐迤也奉至尊者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自旋之初伏念五

六日至於旬時精散思越惘若有失非敢羨寵光之休慕猗頓之富也誠以身賤犬馬德輕鴻毛至乃歷玄闕排金門升玉堂伏虛檻於前殿臨曲池而行觴既威儀虧替言辭漏渫雖恃平原養士之懿愧無毛遂躍穎之才深蒙薛公折節之禮而無馮諼三窟之效屢獲信陵虛左之德又無侯生可述之美凡此數者乃質之所以憤積於胷臆懷眷而悁邑者也若追前宴謂之未究欲傾海為酒并山為肴伐竹雲夢斬

梓泗濱然後極雅意盡歡情信公子之壯觀非鄙人之所庶幾也若質之志實在所天思投印釋紱朝夕侍坐鑽仲父之遺訓覽老氏之要言對清酤而不酌抑嘉肴而不享使西施出帷嫫母侍側斯盛德之所蹈明哲之所保也若乃近者之觀實蕩鄙心秦箏發徽二八迭奏塤簫激於華屋靈鼓動於座左耳嘈嘈於無聞情踴躍於鞍馬謂可北懾肅慎使貢其楛矢南震百越使獻其白雉又况權備夫何足視乎還治

諷采所著觀省英瓊實賦頌之宗作者之師也衆賢所述亦各有志昔趙武過鄭七子賦詩春秋載列以為美談質小人也無以承命又所答睨辭醜義陋申之再三赧然汗下此邦之人閑習辭賦三事大夫莫不諷誦何但小史之有乎重惠若言訓以政事惻隱之恩形乎文墨墨子迴車而質四年雖無德於民式歌且舞儒墨不同固已久矣然一旅之衆不足以揚名步武之間不足以騁跡若不改轍易御將何以效

其力哉今處此而求大功猶絆良驥之足而責以千里之任檻猨猴之勢而望其巧捷之能不勝見恤謹附遣白答不敢繁詞具質白

與從弟書　　晉　羊祜

吾以布衣忝荷重任每以尸素為媿大命既隆惟江南未夷此人臣之責是以不量所能畢力具會當憑朝廷之威賴士大夫之謀以全克之舉除萬世之患年巳朽老既定邊事當角巾東魯還歸鄉里於墳墓

側為容棺之墟假日視息思與後生味道此吾之至願也以凡士而居重位何能不懼盈滿貽責耶疏廣吾師也聖主明恕當不奪微志耳

與吏部謝萬書　晉　王羲之

古之辭世者或被髮徉狂或汚身穢跡可謂艱矣今僕坐而獲免遂其宿心其為慶幸豈非天賜違天不祥頃東遊還修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遊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

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或以輕薄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君為此何如比當與安石東遊山海并行田視地利頤養閒暇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懽讌雖不能興言高詠銜杯引滿語田里所行故以為撫掌之資其為得意可勝言邪常依陸賈班嗣楊王孫之處世甚欲希風數子老夫志願盡于此也

貽張衡書　　隋　房彥謙

竊聞賞者所以勸善刑者所以懲惡故疎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者也今諸州刺史受委宰牧善惡之間上達本朝懾憚憲章不敢怠慢國家祇承靈命作民父母刑賞曲直升聞於天寅畏照臨亦宜謹肅故文王云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以此而論雖州國有殊高下懸邈然憂民慎法其理一也至如并州釁逆須有甄明若楊諒實以詔命不通慮宗社危逼徵兵聚衆非為干紀

則當原其本情議其刑罰上副聖主友于之意下曉愚民疑惑之心若審知内外無虞嗣後篡統而好亂樂禍妄有覬覦則管蔡之誅當在於諒同惡相濟無所逃罪梟懸孥戮國有常刑其間乃有情非協同力不自固或被擁逼淪陷凶威遂使籍沒流移恐爲寃濫恢恢天網豈其然乎罪疑從輕斯義安在昔叔向寘鬻獄之死晉國所嘉釋之斷犯蹕之刑漢文稱善羊舌寧不愛弟廷尉非苟違君但以執法無私不容

輕重且聖人大寶是曰神器苟非天命不可妄得故蚩尤項籍之驍勇伊尹霍光之權勢李老孔丘之才智吕望孫武之兵術吳楚連磐石之據産禄承母后之基不應歷運之兆終無帝王之位況乎蕞爾一隅蜂扇蟻聚楊諒之愚鄙羣小之凶慝而欲憑陵畿甸覬幸非望者哉開闢以降書契云及帝皇之跡可得而詳自非積德累仁豐功厚利孰能道洽幽顯義感靈祇是以古之哲王昧旦丕顯履冰在念御朽兢懔

逮叔世驕荒曾無戒懼肆於民上騁嗜奔慾不可具
載請略陳之最著者齊陳二國並居大位自謂與天地
合德日月齊明罔念憂虞不恤刑政近臣懷寵稱善
而隱惡史官曲筆掩瑕而錄美是以民庶呼嗟終閉
塞於視聽公卿虛譽日敷陳於左右法網嚴密刑辟
日多徭役煩興老幼疲苦昔鄭有子産齊有晏嬰楚
有叔敖晉有士會凡此小國尚足名臣齊陳之疆豈
無良佐但以執政壅蔽懷私狥軀忘國憂家外同内

忌設有正直之士才堪幹持於已非宜即加擯壓倘遇諂佞之輩行多穢匿於我有益遽蒙薦舉以此求賢何從而至夫賢材者非尚膂力豈繫文華唯須正身負戴確乎不動譬棟之處屋如骨之在身所謂棟梁骨鯁之材也齊陳不任骨鯁信近讒諛天高聽卑監其淫僻故揔收神器歸我大隋向使二國祗敬上玄惠恤鰥寡委任方直斥遠浮華卑菲為心惻隱為務河朔彊富江湖險隅各保其業民不思亂泰山之

固弗可動也然而寢卧積薪晏安鴆毒遂使禾黍生
廟霧露沾衣弔影撫心何嗟及矣故詩云殷之未喪
師克配上帝宜鑒於殷駿命不易萬機之事何者不
須熟慮哉伏惟皇帝望雲就日仁孝夙彰錫社分珪
大成規矩及揔統淮海盛德日新當璧之符遐邇僉
屬纉歷甫爾寛仁已布率土蒼生翹足而喜并州之
亂變起倉卒職由楊諒詭惑詿誤吏民非有搆怨本
朝棄徳從賊者也而有司將帥稱其願反非止誣陷

良善亦恐大玷皇猷足下宿當重寄早預心膂粤自

藩邸柱石見知方當書名竹帛傳芳萬有稷契伊吕

彼獨何人既屬明時須存謇諤立當世之大誡作將

來之憲範豈容曲順人主以愛虧刑又使脅從之徒

横貽罪譴忝蒙眷遇輒寫微誠野人愚瞽不知忌諱

與博昌父老書　　　　　　唐　駱賓王

某月日駱賓王致書於博昌父老等承並無恙幸甚

幸甚雲雨俄別風壤異鄉春渚青山載勞延想秋天

白露幾變光陰古人云别易會難不其然歟自解攜襟袖十五年交臂存亡略無半在張學士瀘從朝露辟閭公倏掩夜臺故吏門人多遊萬里耆年宿德但見松邱嗚呼泉壤殊途幽明永隔人理危促天道奚言感今懐舊不覺涕之無從也過隙不留藏舟難固追惟遊者浮生幾何哀緣物興事因情感雖蒙莊一指殆先覺於勞生秦失三號詎忘情於怛化啜其泣矣尚何云哉又聞移縣就樂安故城廨宇邑居咸從

其地里閈阡陌徒有其名荒徑三秋蔓草滋於舊館
頹墉四望拱木多於故人嗟乎仙鶴來歸遼東之城
郭猶是靈烏代謝漢南之陵谷已非昔吾先君出宰
斯邑清芬雖遠遺愛猶存延首城池何心天地雖則
山河四望足稱無棣之墟松檟千秋有切維桑之里
故每懷宿昔尚想經過于役不遑願言徒擁今西成
有歲東戶無為野老清談怡然自得田家濁酒樂以
忘憂故可洽賞當年相歡卒歲寧復惠存舊好追思

昔遊所恨跂予望之經途密邇佇中衢而空望巾下澤而莫因風月虛心形留神往山川在目室邇人遐以此懷勞增其歎息情不遺舊書何盡意

答員半千書員全節人　　　唐　駱賓王

張評事至辱惠書及詩把玩無厭暫如有序上言離恨下勗交情篤以猛風乾蘸之談彌以驟雨濕薪之喻雖聞義則從道存於起予而擬失人倫事均乎翫物借如誠說蓋足下之不言倘或劇談豈吾人之所

仰望夫鯤之為魚也潛碧海泳滄流沈䚡於渤澥之中掉尾乎風濤之下而濠魚井鮒自以為可得而齊焉鵬之為鳥也刷毛羽恣飲啄戢翼於天地之間宛頸乎江海之畔而雙鳬乘雁自以為可得而褒焉及其化羽垂天摶風九萬振鱗横海擊水三千寧豈借翰于搶榆假力於在藻資江濱涓流之水待堀堁揚塵之風哉故張子房之達人也擊水摶風之適焉朱買臣之屈巳也戢翼沈䚡之致焉足下雅得古人之

致不乏先賢之道自守莊筌無嬰魏網亦寧不知在藻搶榆之力非擊水搏風之助乎而詞旨殷勤深所未喻盍言爾志豈若是乎夫人生百年物理千變名利寵辱之形立矣愛憎毀譽之迹生焉其有道在則尊德成而上幽貞為虛白之室靜默為太玄之門知軒冕是倘來悟榮華非力致苟斯道不墜亦何患乎無成而欲圖僥倖於權重之交養聲譽於衆多之口斯所以楊朱徘徊於岐路阮籍怵惕於窮途嗟乎霜

往露來歲寒不待山高河廣離會無時桂樹寒花公子去而忘返松岩春草王孫遊乎不歸去矣員生遠離隅矣音塵不嗣情其勞矣畏途空谷靜躁殊矣惠存好我無密爾音

上孔中丞書　　宋　石　介

夫子之道不行於當年傳於其家直四十餘世以俟子孫如此其遠也夫子沒後世有子思焉安國焉頼達焉止於發揚其言而已自漢相光唐相綿雖得位

亦不能盡行其道夫子之道其肯鬱然蟠伏於其家乃躍起奮出散漫於天下天下人皆可以得之漢高祖唐太宗能得之於上以之有天下三百年孟軻揚雄文中子韓愈能得之於下以之有其名於億萬世唯孔氏子孫無有得之者俟四十餘世僅二千年閣下乃得之今夫子之道不專在於閣下也閣下又且赫然有聲烈於天下復得位於朝見用於天下閣下徒能得夫子之道其將以夫子之道事於聖君施於

天下俾國家為二帝為三王為兩漢為鉅唐矣夫子之志曰吾志在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夫子懼之而又時無君巳無位不能誅不能正乃作春秋焉所以正王綱舉王法故春秋成亂臣賊子懼為司寇則七日而誅少正夘於兩觀之下攝相事則齊終不敢窺兵河南當時之君則昏也當時之位則攝也尚不及閣下得明君有大位為中丞逾月而未聞

有舉焉閣下在朝朝廷尚有奸臣敢在位天下蠹賊未悉除是夫子道猶未克盡舉豈夫子直四十餘世僅二千年以俟閣下閣下宜念之且天子之設御史府尊其位崇其任不與他府並舊有大夫則中丞亞大夫而領其屬今大夫闕則中丞其長也故中丞之任特重焉中丞之責尤重焉君有佚豫失德悖亂無道荒政咈諫廢忠慢賢御史府得以諫責之相有依違順旨蔽上罔下貪寵忘諫專福作威御史府得以

糾繩之將有憍悍不順恃武肆害玩兵棄戰暴刑毒民御史府得以舉劾之君至尊也相與將至貴也且得譴責糾劾之餘可知也御史府之尊嚴也如軒陛之下廟堂之上進退百官行政教號令明制度紀賞罰有不如法者御史得言之御史府視中書樞密雖若卑中書樞密亦不敢與御史府抗威爭禮而反畏悚而尊事之御史府之重其無與比然須得如閣下者居之始貴矣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禮曰人存

則政舉閣下聖人之後又能得聖人之道以方重剛
正公忠清直烈烈在於朝為天子獻可替否贊謀猷
持綱紀天下想望其風采者十五年間簡於清衷期
將大用且歷試於外更觀其能遠更三大藩皆卓然
有治聲聞於天府浹於日下御史府中丞虛位日班
於紫宸殿下佩金煌煌行聲鏘鏘且有百數天子弗
錄之乃南走三百里以驛召閣下直入其府登其位
自陛下獨決萬機來登崇俊良黜逐纖人革故鼎新

百度修舉太平之望日月以隆然而天人之心猶鬱然不大舒釋者以閣下尚稽大任也至是天人之心始大舒釋矣閣下自初及終皆以直道進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介嘗聞朝大夫語曰有其人為其官時忠鯁直讜謇謇敢言觸龍逆鱗不避誅死繇是人主知之聲名譪然聳動朝野不四五年取顯仕今為其官位彌高身彌貴禄厚位渥私庭曳青綬者五六人門前炎炎可炙手顧此勢力榮寵有所借也如有

物塞其耳如有葉蔽其目如有鉗緘其口朝廷有闕政國家有遺事若不聞若不見而不復言則向之忠鯁讜直謇謇敢言乃沽名耳其以為速進之媒乎意士之積道徳富仁義於厥身蓋假於權位以布諸行事利於天下也豈有屑屑然謀夫衣食者歟正色直已立於朝廷行其道乃使天下有此論庸無傷乎古今君子少小人多君子常不勝小人小人不惟常勝君子而又不能容之惡直醜正斷斷實繁幸而有一

君子在於朝則百小人排之非鐵心石腸剛正不折未有不隨而靡者小人不容君子也如是而不能死節以永終譽中途晚節稍有渝變宜其為小人之所排也今有人位未顯身在下能堅正不顧其身敢直言極諫犯天子顏色封章抗疏論天下利害羣小人必叢立指點曰此人速進也沽虛名也非以行道也吁吾徒不見容於小人也不取信於天下也固若是乎學周公孔子之道不用則卷而懷之用則肯已乎

實將施及國家布於天下以左右吾君綏吾民耳羣小人排毀不已無足怪也閣下亦當大警戒之勿使天下有所論則君子幸甚天下幸甚

密州上韓丞相書

蘇軾

史館相公執事軾到郡二十餘日矣民物椎魯過客稀少眞愚拙所宜久處也然災傷之餘民既病矣自入境見民以蒿蔓裹蝗蟲而瘞之道左纍纍相望者二百餘里捕殺之數聞於官者幾三萬斛然吏皆言

蝗不為災甚者或言為民除草使蝗果為民除草民將祝而來之豈忍殺乎軾近在錢塘見飛蝗自西北來聲亂浙江之濤上翳日月下掩草木遇其所落彌望蕭然此京東餘波及淮浙者耳而京東獨言蝗不為災將以誰欺乎郡已上章詳論之矣願公少信其言特與量蠲秋稅或與倚閣青苗錢疎遠小臣腰領不足以薦鈇鉞豈敢以非災之蝗上罔朝廷乎若必不信方且重復檢按則饑羸之民索之於溝壑間矣

且民非獨病旱蝗也方田均稅之患行道之人舉知之稅之不均也久矣然而民安其舊無所歸怨今乃行一切之法成於期月之間奪甲與乙其不均又甚於昔者而民之怨始有所歸矣今又行手實之法雖其條目委曲不一然大抵恃告訐耳昔之為天下者惡告訐之亂俗也故有不干己之法非盜及强姦不得捕告其後稍稍失前人之意漸開告訐之門而今之法揭賞以求人過者十常八九夫告訐之人未有

非凶姦無良者異時州縣所共疾惡多方去之然後良民乃得而安今乃以厚賞招而用之豈吾君敎化相公行道之本意歟凡為此者欲以均出役錢耳免役之法其經久利病軾所不敢言也朝廷必欲推而行之尚可擇其簡易為害不深者軾以為定簿便當節用五等古法惟第四等五等分上中下昔之定簿者為役役未至雖有不當民不爭也役至而後訴耳故簿不可用今之定簿者為錢民知當戸出錢也則

不容有大繆矣其名次細別或未盡其詳然至於等第蓋已略得其實軾以為如是足矣但當先定役錢所須幾何預為至少之數以賦其下五等其餘委自令佐度三等以上民力之所任者而分與之夫三等以上錢物之數雖其親戚不能周知至於物力之厚薄則令佐之稍有才者可以意度也借如某縣第一等凡若干戶度其力共可以出錢若干則悉召之庭以其數予之不戶別也令民自相差擇以次分占盡

數而已第二等則逐鄉分之凡某鄉之第二等若干戶度其力可以共出錢若干召而分之如第一等第三等亦如之彼其族居相望貧富相悉利害相形不容獨自僥倖者也相推相詰不一二日自定矣若析戶則均分役錢典賣則著所割役錢於契要使其子孫與買者各以其名附舊戶供官至三年造簿則不復用舉從其新如此而朝廷又何求乎所謂浮財者決不能知其數凡告者亦意之而已意之而中其賞

不貲不中杖六十至八十極矣小人何畏而不為乎近者運器監須牛皮亦用告賞農民喪牛甚於喪子老弱婦女之家報官稍緩則撻而責之錢數十千以與浮浪之人其歸為牛皮而已何至是乎軾在錢塘每執筆斷犯鹽者未嘗不流涕也自到京東見官不賣鹽獄中無鹽囚道上無遷鄉配流之民私竊喜幸近者復得漕檄令相度所謂王伯瑜者欲變京東河北鹽法置市易鹽務利害不覺慨然太息矣密州之

鹽歲收稅錢二千八百餘萬為鹽一百九十餘萬秤此特一郡之數耳所謂市易鹽務者度能盡買此乎不能盡民肯捨而不煎煎而不私賣乎頃者兩浙之民以鹽得罪者歲萬七千人終不能禁京東之民悍於兩浙遠甚恐非獨萬七千人而已縱使官能盡買又須盡賣而後可苟不能盡其存者與糞土何異其害又未可一二言也願公救之於未行若已行其孰能已之軾不敢論事久矣今者守郡民之利病其勢

有以見及又聞自京師來者舉言公深有拯救斯民為社稷長計遠慮之意故不自揆復發其狂言可則行之否則置之願無聞於人使孤危衰廢之蹤重得罪於世也干冒威重不勝戰慄

密州上文侍中書　蘇軾

軾再拜軾備員偏州民事甚簡但風俗武悍恃姦強刼加以比歲薦饑椎剽之姦殆無虛日自軾至此明立購賞隨獲隨給人用勸勸盜亦斂迹準法獲強盜

二人至死者給五十千流以下半之近有旨災傷之歲皆降一等既降一等則當復減半自流以下得十二千五百而已凡獲一賊告於捕者率常不下四五人不勝則為盜所害幸而勝則凡為盜者舉讐之其難如此而使四五人者分十二千五百以殞其軀命可乎朝廷所以深惡强盜者為其志不善張而不已可以馴致勝廣之資也由此言之五十千豈足道哉夫災傷之歲尤宜急於盜賊今歲之民上户皆闕食

冬春之交恐必有流亡之憂若又縱盜而不捕則郡縣之憂非不肖所能任也欲具以聞上而人微言輕恐不見省向見報明公所言無不立從東武之民雖非所部明公以天下為度必不間也故敢以告比來士大夫好輕議舊法皆未習事之人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常竊怪司農寺所行文書措置郡縣事多出於本寺官吏一時之意遂與制勑並行近者令諸郡守根究衙前重難應緣此毁官文書者皆科違制且

不用赦降原免考其前後初不被旨謹按律文毀棄官文書重害者徒一年今科違制即是增損舊律令也不用赦降原免即是擅改新制書也豈有增損舊律令擅改新制書而天子不知三公不與有司得專之者今監司郡縣皆恬然受而行之莫敢辨比輒之所深不識也昔袁紹不肯迎天子以謂若迎天子以自近則每事表聞從之則權輕不從則拒命非計之善也夫不請而行袁紹之所難也而況守職奉上者

乎今聖人在上朝廷清明雖萬無此虞司農所行意

其出於偶然或已嘗被旨而失於開坐皆不可知但

不請而行其漸不可開耳軾愚惷無狀孤危之跡自

亦岌岌夙蒙明公奬與過分竊懷憂國之心聊復一

發於左右猶幸明公察之無重其罪戾也

上文侍中論榷鹽書　　宋　蘇　軾

留守侍中執事當今天下勲德俱高為主上所倚信

華實兼隆為士民所責望受恩三世宜與社稷同憂

皆無如明公者今雖在外事有關於安危而非職之所憂者猶當盡力爭之而况其事關本職而憂及生民者乎竊意明公必已言之而人不知若猶未也則願效其愚頃者三司使章惇建言乞榷河北京東鹽朝廷遣使按視召周革入覲已有成議矣惇之言曰河北與陝西皆為邊防而河北獨不榷鹽此祖宗一時之誤恩也軾以為陝西之鹽與京東河北不同解池廣袤不過數十里既不可捐以予民而官亦易以

籠取青鹽至自虜中有可禁止之道然猶法存而實不行城門之外公食青鹽今東北循海皆鹽也其欲籠而取之正與淮南兩浙無異軾在餘杭時見兩浙之民以犯鹽得罪者一歲至萬七千人而莫能止姦民以兵仗護送吏士不敢近者常以數百人為輩特不為他盜故上下通知而不以聞耳東北之人悍於淮浙遠甚平居椎剽之姦常甲於他路一旦榷鹽則其禍未易以一二數也由此觀之祖宗以來獨不榷

河北鹽者正事之適宜耳何名為誤哉且榷鹽雖有故事然要以為非王政也陜西淮浙既未能罷又欲使京東河北隨之此猶患風痺人曰吾左臂既病矣右臂何為獨完則以酒色伐之可乎今議者曰吾之法與淮浙不同淮浙之民所以不免於私販而竈戸之所以不免於私賣者以官之買價賤而賣價貴耳今吾賤買而賤賣借如每觔官以三錢得之則以四錢出之鹽商私買於竈戸利其賤耳賤不能減三錢

竈户均為得三錢也寧以予官乎將以予私商而犯法乎此必不犯之道也此無異於兒童之見東海皆鹽也茍民力之所及未有捨而不煎煎而不賣者也而近歲官錢常若窘迫遇其急時百用横生以有限之錢買無窮之鹽竈户有朝夕薪米之憂而官錢在期月之後則其利必歸於私販無疑也食之於鹽非若饑之於五穀也五穀之乏至於節口并日而況鹽乎故私販法重而官鹽貴則民之貧而懦者或不食

鹽往在浙中見山谷之人有數月食無鹽者今將榷之東北之俗必不如往日之嗜鹹也而望官課之不虧疎矣且淮浙官鹽本輕而利重雖有積滯官未病也今以三錢為本一錢為利自祿吏購賞修築廨庾之外所獲無幾矣一有積滯不行官之所喪可勝計哉失民而得財明者不為況民財兩失者乎且禍莫大於作始作俑之漸至於用人今兩路未有鹽禁也故變之難遣使會議經年而未果自古行事欲速而

不取衆議未有如今日者也然猶遲久如此以明作始之難也今既已榷之矣則他日國用不足添價賣有司以為熟事行半紙文書而決矣且明公能必其不添乎非獨明公不能也今之執政能自必乎茍不可必則兩路之禍自今日始夫東北之蠶衣被天下蠶不可無鹽而議者輕欲奪之是病天下也明公可不深哀而速救之歟或者以為朝廷既有成議矣雖爭之必不從竊以為不然乃者手實造簿方赫然

行法之際軾嘗論其不可以告今太原韓公公時在政府莫之行也而手實卒罷民賴以少安凡今執政所欲必行者青苗助役市易保甲而已其他猶可以庶幾萬一或者又以為明公將老矣若猶有所爭則其請老也難此又軾之所不識也使明公之言幸而聽屈已少留以全兩路之民何所不可不幸而不聽是議不中意其於退也尤易矣願少留意軾一郡守也猶以為職之所當憂而冒聞於左右明公其得已

乎干瀆威重俯伏待罪而已

答濮陽蘓侍御書

明　薛蕙

日者獲遂良覿且蒙傾蓋如故之契幸慰多矣别後兩蒙賜書非愛予之深不至是也贈章之褒榮侔華衮敬佩玉音服之無斁它如東湖諸作皆沖澹清麗託意高遠惟其妙悟故速省如此區區歎服不暇安能復賛一辭耶來教云俗累相牽習心未除其有感於此心之難養乎昔程子有言以昔日習心未除却

須存養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竊謂此言為學之要也從事於此至於習心盡而天理復則存養之功至而學之成也古人之學如是而已其事固切近而易知其術亦簡約而易守顧未知要者不免索之於支離而操存未熟者不免間之以妄動則亦有甚難者今執事既知之矣其守之也在加之意而已俗累之牽此恐勢不得已張乖崖救火之説正執事之謂

矣然執事以仁恕簡靜之德俾庶位覲法小民蒙福

其益故自不細特要之古人之學則必以自已事為

第一義故說者有堯舜事業浮雲太虛之喻蓋以此

耳若曰道濟天下而反不能自保其至貴此俗儒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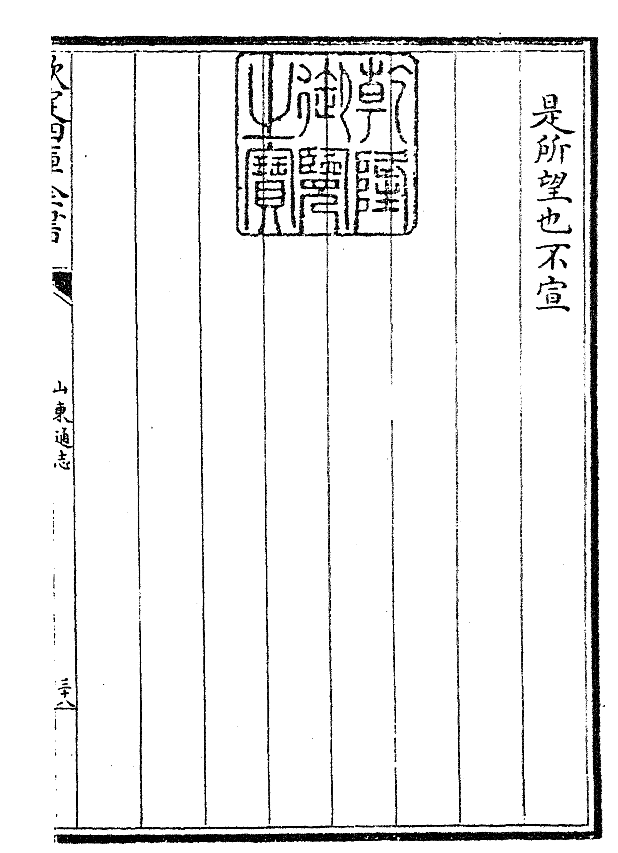
已之學古之人不然也近古若張乖崖趙清獻此二

公者並亟勞於中外更歷於繁劇自其迹而觀之疑

若有所累而與之化矣然其闇然自修之心高潔出

塵之趣豈彼世味之所能移俗紛之所能嬰哉執事

尚友古人捨二公其誰與歸復聞康節先生贈富鄭公之詩曰閱盡人間事收歸一點真蓋鄭公老而謝政之日也輒敢誦之預為公它日功成身退之獻區區之愚可以少助於高明者僅此一端耳貪於傾竭不覺辭多不知以為然否承示郎報殊增赧汗蒽之無似豈足辱諸公之論薦況不欲仕途之志自決已久昨來侍坐亦未得從容瀆聞也值便具此少布感謝之私自餘鄉慕之心亦何能盡道因風時賜數字



是所望也不宣

山東通志卷三十五之十六